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九十三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錄舉人臣張光熙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黃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

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
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
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
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
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
盜功或取此捨彼譎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
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
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

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
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
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
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
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
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
引分水爲說外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
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

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
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
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
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
史郭知章言臣上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
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
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
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

水即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鷄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純仁復為右相與蘇轍力以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偁深不以為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偁之

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

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為害益
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為
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
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
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
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
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
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

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

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稍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

糧稍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掃危
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
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
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
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為簽堤及去北岸嫩
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
等言廣武掃危急刷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
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

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
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
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
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
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
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
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闕村下至
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脩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

漲潦不至壅決望符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
成績詔宗望等具析脩閉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以
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
京師徃徃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
濟已酉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
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時以東西地
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
次計度合增脩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

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
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脩復大河故道元祐四
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
為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
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
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
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
闕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

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閉
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
怯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
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為經畫詔權工部侍
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祐同北外監丞司
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脩疏濬不至壅滯
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水監長貳交
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脩緝堤

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窟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為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

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名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詔沿黃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申奏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脩閉各立蛾眉埽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脩河官和雇三月丁巳偉又

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
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
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
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
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
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鄭
佑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
英繳奏祐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

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

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
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旣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
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
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
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
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
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
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

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堤之岸增設堤防乃為長策風聞近

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即由西路歷汳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

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脩直河以殺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脩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脩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邊塘灤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脩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大觀元年二月

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震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為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震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脩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

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
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埽合調春夫並依
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
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克役其相度條畫
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
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
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
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寢

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脩治隄防禦
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
有損缺逐旋增修即又至墮壞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
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
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誠開撩免源河免源在廣武埽
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
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
不勞解拆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

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
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
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
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
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
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
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
朝廷喜而從之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

德音于河北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醜渠循九河既
道之迹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
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舞
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
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
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
滑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
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

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
隘往往泛溢近者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
遂注成巨漑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
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
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之閒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
巳中書省言冀州東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
事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
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脩閉棗

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脩
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
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
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
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
合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
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
依山為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

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為提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戊午大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纘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

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流
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
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
使者孟楊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繫浮梁項
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脩繫一橋因此河項
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
如舊脩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
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

己亥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
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
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啣民田迫近州城正二三里其令
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雨廣武埽
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
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
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
送祕書省十二月開脩兔源河并直河畢工降詔獎諭

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畫定港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脩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

失職降秩者俱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
欽宗即位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
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
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
張稍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
為之奧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
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
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

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績富商
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
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
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賊以正
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
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鈎考簿書發其姦賊
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楊揆與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
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

連年不稔羣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為汴首受黃河之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于諸水莫此為重

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湏水合入于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開封府言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淮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發軍

士千人復汴口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
毫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
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
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
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
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
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
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遂定帝

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
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發近縣丁
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
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
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
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
國為害最甚乃于貝邱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

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于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泲水至于大陸泲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

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年臺下
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荻苧渠
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荻
苧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
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
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
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
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汜即

汴字古人避反字改作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

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于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倉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

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
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
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
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
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
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
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
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

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
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
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
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穎步蔡歷琵琶
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
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
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
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

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弶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

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
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
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艱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
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
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
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
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明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
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

乎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脩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既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脩堤之費即詔遣使計度脩浚使還上言

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
自泗州夾岡用工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毫
丁夫克計減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作頭踏道
擗岸其淺處為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
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
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年榮澤縣各置開減
水河並從之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
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

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
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
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
河六年句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
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請為別竇分
減溢流而句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
其請七年德輿言修河芟地為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
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三年命使詣中牟治堤

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為常
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入作排岸兵負土
列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張
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
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
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嘉祐六年汴水淺澁
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
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

於此則為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栢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

世以斗門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
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
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
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
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
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
乃大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
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

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為王安石發也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閑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閘折者帝以人情不

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竒建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網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為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人貢令汴汴赴闕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嘗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嘗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濬汴河

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礮石
三十里餘不可疏濬乞募民開脩詔檢計工糧以聞七
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
嘗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
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九
年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十年
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
今冬疏濬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

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
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

宋史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七

河渠四

汴河下
金水河

洛河
白溝河

蔡河

廣濟河
京畿溝渠

白河三白渠
鄧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
修隄防通漕繞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

患黃河啣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濶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爲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源私引

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
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
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
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
工費浩大不可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
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
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槌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
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

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
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
上下置牖啟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
澗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魏樓榮
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
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
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告祭河道侵
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為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

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溢乞狹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以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

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
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
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
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
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
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
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于萬勝鎮舊減水河
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

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溢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汙濁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

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
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
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
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故前戶部侍郎李定
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
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
不以為愧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
勤恤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

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
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
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
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
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
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卽
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
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為雨水

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
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
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
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
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
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
至此流入于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
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于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

間缺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欺罔朝廷惑于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

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

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畧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幸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後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

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以牽動在于回河尤為順便
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
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
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
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
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堤丁巳帝
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

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
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
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
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勢稍高自鞏縣東
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
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
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萬世利自
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

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

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
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導清汴
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解止將
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無壅遏
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
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
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
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

置導洛清汴于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埽埽
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况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
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
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
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
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牕
口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
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

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
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
為清汴者凡以取水于洛也復匱清水以備淺溢而助
行流元祐間却于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遶上流入
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
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
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
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

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宗即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鯊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

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倘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

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縉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
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己七月壬子都提
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後
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顧夫開修從之五年十二月
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欄河鎖柵歲額公私不以為便
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處
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縉運不通南京
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

舊網運沓來西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
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
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瀑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
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為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
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
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
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舟閔
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洧水自許
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潁水出鄭之大隗山注
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合堅白鴈丈八
溝京索合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欒霸河皆會焉猶以其
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為水之節啟閉以時太祖建隆二
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距通許鎮二
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水南入潁川乾德三

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淇水至京師合閔水淇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汎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淇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溝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

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普請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初開減水河通漕省迺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

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
湖河雙河藥霸河丈八溝各為民間截水蒔稻灌園宜
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蔡河斗門棧板須
依時啟閉調停水勢嘉祐三年正月開京城西葛家岡
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
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
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
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瑛請增置上下壩牐

蓄水以備淺涸詔瑛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
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
年詔京西運米于河北于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
鑿堤置牖引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
廢十月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
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
索簽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于順天門外
簽直河身及于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

京索河實為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
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大觀
元年十二月開溟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
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
蔡河堤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廣濟河導滄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
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
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

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于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後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磴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

廣濟河堙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為始因京索河遇雨即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遽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覆視繪圖奏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

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灤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
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寧七
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
私詔張士澄楊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欲
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
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
又自孫賈斗門置虛堤八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

霧澤陂皆為河之上源九年詔依元額漕粟京東仍修
壩插為啟閉之節九年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插元
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陽軍
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為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
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
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
河堤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溢若因修京
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

漕舟可通是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
祥符霧澤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即宣澤門外仍舊
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為廣濟淺澁
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
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
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為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
令于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後苑內庭池洺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

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為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啟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

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政和
間容佐請于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
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
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牯澹澄水道
水入內庭池籩既多患水不給又于西南水磨引索
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
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

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負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牖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

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

近者失于疏浚為害甚大于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脩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為而卿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誠宜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濬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碓三所三年分

遣入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
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
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
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
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
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
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閤
門祇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初置八字水口通流兩

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閻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叙

為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中修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淤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于溝河岸一步外築為堤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為率有廣狹不等處計折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為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為除其賦詔令頒行神

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纜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澗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脈不及者至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

京至八角鎮積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脩治橋梁
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
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
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潁許蔡
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
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
山墮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

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
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墜廢焉端拱元年供
奉官閤門祇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
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
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
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
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書

言涇河內舊有石翼以堰水入白渠既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翼壞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笆籬棧木截河為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于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疊石翼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詔從之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

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
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
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
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
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
隳舊防繇是灌溉之利絕少于古矣鄭渠難為興工今
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于是詔大理寺丞
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

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頽壞墮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隕圯若復議興

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翼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于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竄于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

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于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開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名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濶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

者長五十里至百里濶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
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
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
置時著作佐郎孫寯總監三白渠詔寯依選等奏行之
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令選于鄧州
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
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景德三年鹽鐵副
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

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宋史卷九十四